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凤凰姑娘,春天放歌在山巅

我对凤凰女子的好感,应该源于凤凰籍作家沈从文的描写。当少年沈从文走过凤凰的长街,众生百态就粉墨登场了。他最难忘的是豆腐坊里的苗族妇人,腰肢苗条哼着小曲,一面逗着背上的孩子,一面用红铜勺舀豆浆……他笔下的女人都是凤凰女子的化身:与爱情擦肩而过空余一脸惆怅的翠翠、勇敢自由不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童养媳萧萧……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作品宣负责人,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。

当然,随着年龄渐长,我接触到真实的凤凰女性,并确认了这个事实:凤凰西去的地方,果然孕育了内外都美的姑娘。

2004年6月,我认识了凤凰姑娘龙仙娥。如今把这个名字丢进百度一查,会弹出“湘西苗族著名原生态歌唱家”的海量介绍和视频。这些高大上的东西,却丝毫抹不去她给我的原始印象:认真、刻苦、纯朴。

那时她崭露头角,代表湖南省参加第十一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。作为随团记者,我全程参与了赛事报道。时值湖南台第一次打入青歌赛团体赛,台领导牵线搭桥,誓把“苗族原生态歌手”龙仙娥一举捧红,宣传上就格外重视,我报头版头条都在等着这篇北京专稿。

在组委会见到龙仙娥,我还是有点吃惊的。她个子娇小,顺滑的秀发垂到腰间,表情羞涩并带点拘

谨。她笑一笑算是打过招呼,然后低下头继续视听训练。而旁边一组参赛组合热情地围过来,叽叽喳喳,对着我的镜头摆出花枝招展的造型。团体赛前,龙仙娥是最紧张的一个,时时眉头紧锁,喉咙里一阵阵呜呜啊啊,成天寝食难安,让旁边的人都为她捏着一把汗。

专业组比赛开始时,她的表现却让我们所有人惊艳。

她身穿淡蓝底镶五彩边的苗族盛装,满头银饰在舞台上熠熠生光,华彩的服装让人们眼前一亮。摆个身段,头上的银饰和胸前的银项圈叮当作响,再一开口,惊为天籁。只见她手托面腮,用原汁原味的蛮语唱起来:“你在山那边,我在山这边,你的声音真好听啊,我多么地爱你啊,可是又到不了你的身边,我只能化作一阵清风……”

高亢尖亮的苗族飞歌让观众汗毛根根竖立,虽然语言晦涩,但音乐突破了所有的障碍,人们仿佛置身在凤凰苗寨,听到山那边传来洪荒之力的原始呐喊。她娇小的身体爆发出强大生命力,所有人起立鼓掌,致敬这匹“原生态的黑马”。

2006年,龙仙娥再次代表湖南参加第十二届青歌赛,青歌赛增设了“原生态”组,她有了更公平的比赛通道。那次她唱的是《水腔》,“春天放歌在高山,歌声回荡在山谷间,歌声飘到山对面,砍柴的阿哥是否听见,问你几时赶集忙,问你几时打谷秧,问你几时赛龙舟,有意的阿哥把歌来唱……”我在电视机前看着,陶醉在她用歌声勾勒的湘西风光里。

比赛后在长沙歇脚,一天夜里她忽然来看我。我们在清风习习的池塘边聊天,她的头发依然顺滑溜

亮,瞳孔在月光下如闪闪的星星。经过几年历练,她成熟大气了。她牢记她的伯乐谭盾说的话:“龙仙娥,你就唱苗歌,你要把苗歌唱出一种境界!”

月光下,她缓缓地述说。她出生在一个普通苗寨,从小就骑在父亲肩上跟母亲唱苗歌。母亲是勤劳的农民,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,但总梦想着走出去。她常常对龙仙娥说:“妹妹,你要好好学习,希望你有一天能唱着苗歌走出大山,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”

可惜她9岁时母亲去世了,她只能牵着弟弟,与父亲艰难度日。她许下心愿:一定要唱好苗歌,改变境况,给家人带来幸福。苗歌曲高和寡,她遭遇了社会的不认同、外界的争议、生活的困窘,而只要想到母亲的期望,她就不再迷茫,一直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。

“每当我唱歌获得掌声,就会非常想念我的母亲。”看着静静的池水,她莞尔一笑,“如果我没有走上唱歌这条路,我就走不出湘西,我脑海里江河的概念就只是流经我家乡的那条沱江。小时候,沱江很细,像一条小溪清澈见底,我和寨子里的姐妹们在江边抓螃蟹、洗衣服、对歌,好快乐。2004年我带着苗歌上北京,在火车上第一次看到湘江,湘江气势磅礴有时也波澜不惊,我才明白,江河原来可以这样不同。我只希望我的飞歌能像江水一样,永远奔腾不息。”

自那以后,我没有再见过龙仙娥。从新闻里,我知道她仍然在守护着苗歌,并且已成为苗族飞歌的传承人。

沱江北上,有风来仪。

编者按

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,她们的生活如何?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,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?为此,本报开设专栏《她在海那边》,讲述中国女性,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长沙女孩美国妈

昨天去购物,碰见邻居艾米和她的女儿,12岁的梅根。她们是为了去中国做准备,便来买点礼品。“梅根想再去看看,是否能找到她的亲生母亲。”母女俩手挽手朝商业中心走去。



海云

美国华文作家。南京人,1987年赴美留学,海外文轩作协主席。代表作《生命的回旋》、《海鸥》等。

我搬来美国硅谷的这个小镇后,第一次见到艾米时,她牵着一个黑头发的亚裔女孩。她对我们解释道:“她是我们从中国领养的女儿,名字叫梅根。”我们中国人对领养寄养这事大多不多谈,可美国人却不忌讳,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。我对艾米感叹:“这孩子真幸运,有你们收养她……”艾米打断我的话说:“是我们幸运!我和丈夫结婚十年了,一直想有个孩子,都快绝望了,没想到就在我们快四十岁的时候,上帝把她带到我们面前,一见到她,她就冲着我笑啊!我抱住她的那一刻就知道,她是我的女儿!”

第一眼的缘分,让艾米爱上了这个中国女娃。经过半年的等候,夫妻俩心急如焚度日如年,终于所有的批文都批下来了,他们兴奋无比地第一次踏上了东方古国的神秘土地。

艾米在教会里与另外几家领养中国孩子的家庭结成了小组,并定时聚会。有一次,我参加教会的活动碰见她,她为我介绍他们小组成员的情况。那会儿,

小梅根已经四五岁大了,言行完全是个美国孩子,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样子。见到我,小梅根毫不犹豫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,仰着小脸看着我。

艾米对我说:“我女儿喜欢你!她问过我,为什么她长得跟我不一样?我告诉她,我不是她的亲生母亲,她的妈妈应该是有着一头黑头发的女子。你看,她一定是看见你的黑头发,才这么紧紧拉住你的手。也许,我们应该时常邀请你来与这些孩子一起,给他们讲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事情。”我答应了。不过,后来因为事务缠身,我没能兑现承诺,倒是为他们介绍了一位中文老师,教孩子们说写中文。

时间在忙碌中过去,转眼,我搬到这个小镇已经七八年。我和梅根见面的次数不多,但每次见了便很亲近。有一天,读高中的女儿带了梅根到我家来玩,因为梅根要和她做朋友。我想,这大概是因为梅根觉得她们外表一样吧。我问梅根:“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?我们在教堂见面,你就拉着我的手。”梅根说:“我记得!我那时候以为你是我妈妈呢!”我忍不住问:“艾米妈妈不好吗?”梅根看着我说:“艾米妈妈好爱我,可我还是很想见到我的亲生妈妈。”我疼惜地接着这个湖南来的小女孩,虽说她完全不知道湖南到底有多远,可她的思念却时刻与那块土地连在一起。

那天,梅根告诉我,她想看看中国人的家里是什么样子的。她从我家的客厅走到厨房,又从我女儿的房间走到地下室,最后似乎有点失望地对我说:“怎么你家跟我家差不多呢?”我笑着问她:“你以为我们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?”她说:“我以为房子里应该

有中国餐馆的那种菜香味,应该有唐人街上买的那些红红绿绿的装饰品,比如灯笼和舞狮子。”我哈哈大笑了起来,心里也有点悲凉。在美国生长的孩子对中国的印象,也就限于中国餐馆和唐人街里的样子了吧。

于是,我拿出一本画册,那是上海浦东的摄影集,我给她看中国现在的样子。她睁着两只大眼睛,好奇地翻看着,不断发出“哇”的声音。看完那本画册,她忽然问我:“妮娜阿姨,你有没有湖南的画册?长沙,我说得对吗?艾米妈妈说我是从那里来的。”

我真的感到很抱歉,家里竟然没有湖南的画册。但我立刻想到我可以在电脑里搜图片给她看。那天我,我的女儿,还有梅根,头挤在一起观看湖南的各种美景,都希望将来有一天要去亲眼看看那里美丽的风光。

昨天,艾米陪着梅根挑了很多礼物,还安慰她,这次说不定会有惊喜。我忍不住问道:“艾米,你的一点不在乎?你养了她十几年,还要陪她去认生母?”

“我在乎!我在乎我女儿的幸福和快乐!是的,梅根来到我们家十几年了,这十几年她给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啊!难以想象没有她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?如果能找到她的生母,这个世界上不是多一个人爱她吗?我们一起十几年岁月的美好永远都在那里,谁也夺不走的。否则,对梅根来说,总是缺陷,总是有所遗憾。”

听着艾米发自肺腑的话语,我无比感动地与她拥抱着。而梅根跟我分别时总是那么温柔依恋的眼神,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同胞亲情。